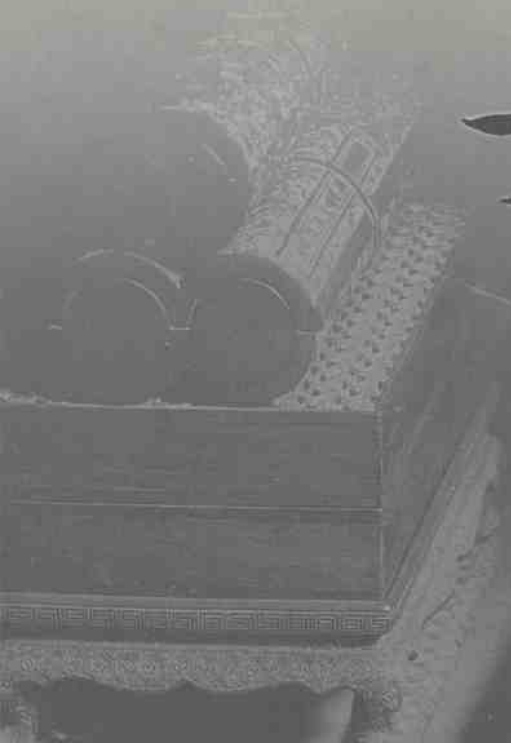


官家藏書



官家藏書



啓功題籤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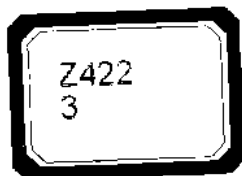
官家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18-4

I. 官… II. 聂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古代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488 号



书 名 官家藏书

主 编 聂 明

责任编辑 张 山
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
印 张 240 印张

字 数 3400 千字

印 数 1000 册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81056-518-4/I·36
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二部 官家藏书

第四卷

官场现形记

(一)

官場現形記

清 李寶嘉

第一回

望成名學究訓頑兒 講制藝鄉紳勸後進

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，城南三十里地方，原有一個村莊。這莊內住的，只有趙、方二姓，並無他族。這莊叫小不小，叫大不大，也有二三十戶人家。祖上世代務農。到了姓趙的爷爷手里，居然請了先生，教他兒子攻書。到他孫子，忽然得中一名黃門秀士。鄉里人眼淺，看見中了秀才，竟是非同小可，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，姓方的便漸漸不敵了。姓方的瞧着眼熱，有幾家該錢的，也就不惜工本，公開一個學堂。又到城里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，下鄉來教他們的子弟讀書。這舉人姓王名仁，因為上了年紀，也就絕意進取，到得鄉間盡心教授。不上幾年，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。有的也會對個對兒，有的也會誦幾句詩，內中有個天分高強的，竟把筆做了開講，把這幾個東家歡喜的了不得。到了九月重陽，大家商議着明年還請這個先生。王仁見館地蟬聯，心中自是歡喜。這個會做開講的學生，他的父親叫方必開。他家門前，原有兩棵合抱

大树，分列左右，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大树头方家。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，便说自明年为始，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，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。考罢回家，天天望榜，自不必说。到了重阳过后，有一天早上，大家方在睡梦之中，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，大家被他惊醒。开门看处，只见一群人拥簇着向西而去。仔细一打听，却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。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，得了这个信息，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。只见有一群人，头上戴着红缨帽子，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。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，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放在肚里。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，一头看一头念到：「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，应本科陕西乡试，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。喜报人卜连元。」他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，正在那里龇嘴弄舌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叫他一声「亲家。」方必开吓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新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。

原来这方必开，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，他已有心攀附，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，许给赵温的兄弟，所以这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。他定睛一看，见是太亲翁，也不及登堂入室，便在大门外头当街爬下，绷冬、绷冬的磕了三个头。

赵老头儿还礼不迭，赶忙扶他起来。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，一面说道：「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。咱从前常说，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。十年前，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，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。王老先生饭后无事，走到书房，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。王老先生一时高兴，便说『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』。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，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『下雨』两个字。我想着你们这位少老爷，便冲口而出，说是什么『出太阳』。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，说道：『下雨』两个字，『出太阳』三个字，虽然差了点，总算口气还好。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。你老想想看，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？」赵老头儿道：「可不是呢。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。眼前已是九月，大约月底月初，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。亲家，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，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，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。」方必开听了这话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又说了半天的话，方且告别回家。

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。家里人摆上饭来，叫他吃也不吃，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，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，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，什么「捷报贵府少老爷」，什么「报喜人卜连元。」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。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，他是曾经发达

过的人，晓得其中奥妙。听了听，就说：『这是报条上的话，他不住地念这个，却是何故？』低头一想，明白了，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举，东家见了眼馋，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。忙叫老三：『快把你爹爹搀到屋里来坐，别叫他在风地里吹。』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，听了这话，忙把父亲扶了进来。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，就跪在地当中，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。先生忙忙还礼不迭，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，一面嘴里说：『东翁，有话好讲，这从那里说起。』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拿手指指自家的心，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，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。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，就拿手指着老三问道：『东翁，你是为了他么？』方必开点点头儿。王仁道：『这个容易。』随手拉过一条板凳，让东家坐下。又去拉了老三的手，说道：『老三，你知道你爹爹今儿这个样子，是为的谁呀？』老三回：『我不知道。』王仁道：『为的是你。』老三说：『为我什么？』王仁道：『你没有听见说，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儿中了举人么？』老三说：『他中他的，与我什么相干？』王仁道：『不是这样讲。虽说人家中举与你无干，到底是爹爹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。』老三说：『他辣他的，又与我什么相干？』王仁道：『这就是你错了。』老三道：『我错甚么。』王仁道：『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，既然叫你读了书，自然望你巴结上进，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，挣个举人回来。』老三道：『中了举人有什么好处呢？』王仁道：『中举之后，一路上去，中进士、拉翰林，好处多着哩。』老三道：『倒底有什么好处呢？』王仁道：『拉了翰林，就有官做，做了官，就有钱赚，还要坐堂打人，出起门来，开锣喝道。阿唷，这些好处，不念书，不中举，那里来呢？』老三孩子虽小，听了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句话，口虽不言，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。闷了半天不作声。又停了一会子，忽然问道：『师傅你也是举人，为什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？』

那时候，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，心上一时欢喜，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。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，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。刚刚吐得一半，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，驳得先生瞪口无言，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，直钩钩两只眼睛瞅着先生，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。只见那王仁楞了好半天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面色很不好看。忽然把眼睛一瞪，吹了吹胡子，一手提起戒尺，指着老三骂道：『混帐东西！我今儿一番好意，拿好话教导与你，你倒教训起我来了。问问你爹爹，请了我来，是叫我管你的呢，还是叫你管我的？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，这还了得。这个馆不能处了，一定要辞馆！一定辞

馆！』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，今儿明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，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祸，但是满肚子里的痰越发涌了上来，要吐吐不出，要说说不出，急得两手乱抓，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。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：『是个好些儿的，就去中进士，做官给我看，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。』王仁听了这话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拿着板子赶过来打。老三又哭又跳，闹的越发大了。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，赶了进来，拍了老三两下。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，赔了许多话，把哥子换了出来，才完的事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赵老头儿，自从孙子中举，得意非凡。当下就有报房里人，三五成群住在他家，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，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。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，交给报房里，叫他填写报条，一家家去送。又忙着看日子，祭宗祠。到城里雇的厨子，说要整猪整羊上供，还要炮手、乐工、礼生。又忙着检日子，请喜酒，一应乡姻世族谊都要请到。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，从此以后，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。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，自家门前两根，坟上两根，祠堂两根。又忙着做好一块匾，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『孝廉第』三个字。想来想去，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，只有坟邻王乡绅，春秋二季下乡扫墓，曾经见过几面，因此渊

源就去送了一份厚礼，央告他写了三个字。连夜叫漆匠做好，挂在门前，好不荣耀。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，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，究竟都是乡下人，见识有限，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。全亏他亲家，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，一同帮忙，才能这般有条不紊。当下又备了一幅大红帖，上写着『谨择十月初三日，因小孙秋闱侥幸，敬治薄酒，恭候台光』，下写的『赵大礼率男百寿，暨孙温载拜』。外面红封套，签条居中写着『王大人』三个字，下面注着『城里石碑楼进士第』八个字。大家知道，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。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，无非是仰慕他、记挂他，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。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，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，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。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，好请他多住几天。帖子送去，王乡绅答应说来，赵老头儿不胜之喜。

有事便长，无话便短。看看日子，一天近似一天，赵家一门大小日夜忙碌，早已弄得精疲力尽，人仰马翻。到了初三黑早，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，唤醒了老伴，并一家人起来，打火、烧水、洗脸、换衣裳、吃早饭，诸事停当，已有辰牌时分。赶着先到堂祠里上祭，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。屁股后头，方是他爷爷、他爹爹、他叔子、他兄弟，跟了一大串。走进

了祠堂門，有幾個本家都迎了出來。本家迎接，着實起居。只有一個老漢，嘴上挂着兩撇胡子，手里拿着一根長旱烟袋，坐在那里不動。趙溫一見，認得他是族長，赶忙走過來，叫了一聲：『大公公。』那老漢點點頭兒，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，單让他一個坐下。同他講道：『大相公，恭喜你，現在做了皇帝家人了。不知道我們祖先積了些什麼陰功，今日都應在你一人身上。聽見老一輩子的人講，要中一個舉是很不容易呢。進去考的時候，祖宗三代都跟了進去，站在龍門等，幫着你抗考籃。不然那一百多斤的東西怎麼拿得動呢？』還說是文昌老爺，是陰朝的主考。等到放榜的那一天，文昌老爺穿戴着紗帽圓領，坐在上面，底下圍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寫榜。陰間里中的是誰，陽間里的榜上也中就中誰，那是一點不會錯的。到這時候，那些中舉的祖宗三代，又要到陰間里看榜，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謝恩，才要三四夜不能睡覺呢。大相公，這些祖先熬到今天，受你的供，真真是不容易呢。』爺兒兩個正在屋里講話，忽然外面一片人音吵鬧。問是什麼事情，只見趙溫的爷爷滿頭是汗，正在那里跺着腳罵厨子，說他們到如今還不来，『這些王八崽子，不吃好草料的，停會子告訴王鄉紳，一定送他們到衙門里去。』嘴里罵着，手里拿着一頂大帽子，借他當扇子扇，搖來搖去，气得眼睛都發了紅了。正說着，只見厨子挑了碗盞

家伙進來。大家拿他抱怨，厨子回說：『我的爷，从早晨到如今，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，为的那一项？半个老钱没有看见，倒说先把咱往衙門里送。城里的大官大府、翰林尚書，咱伺候過多少，沒瞧過他這囚穢里的暴发戶，在咱面上混充老爷。開口王鄉紳，閉口王鄉紳，像他这样的老爷，只怕替王鄉紳檢鞋還不要他哩。』一面罵，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擲，說：『咱老子不做了，等他送罷。』这里大家見厨子動了氣，不做菜，祠堂祭不成，大家坍台。又亏了趙溫的叔叔走過來左說好話，右說好話，好容易把厨子騙住了，一樣一樣的做現成了，端上去擺供。

當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，族長陪祭，大眾跟着磕頭，虽有贊礼生在旁边吆喝着，无奈他們都是乡下人，不懂得这样的规矩。也有先作揖后磕頭的，也有磕起頭來再作一個揖的。礼生見他們參差不齊，也只好由着他們敷衍了事。一時祭罷祠堂，回到自己屋里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來客往，算起來還是穿草鞋的多，送的份子倒也絡繹不斷，頂多的一百銅錢，其余二十、三十也有，再少却亦沒有了。看看日頭向西，人報王鄉紳下來了。趙老头兒祖孫三代早已等得心焦。吃喜酒的人，都要等着王鄉紳來到方且開席，大家饿着肚皮，亦正等的耐煩，忽听说來了，就賽如天上掉下來的一般，大家迎了出來。

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，还没有走到门前，赵温的爹爹抢上一步，把牲口拢住，带至门前。王乡绅下车，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，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，在上首第一位坐下。这里请的陪客，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。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，还是本家。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，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。他东家方必开，因为赵老头儿说过，今日有必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，所以也戴了红帽子，白顶子，穿着天青外褂，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陪在下面，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，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。

王乡绅坐定，尚未开谈，先喊了一声『来』。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，答应了一声『者』。王乡绅就说：『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交代了没有？』二爷未及回话，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，朝着王乡绅说：『又要你老破费了，这是断不敢当的。』王乡绅那里肯休。赵老头儿无奈，只得收来，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。当下吃过一开茶，就叫开席。王乡绅一席居中，两旁虽有几席，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。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，都在天井里等着呢。这里送酒安席，一应规矩，赵老头儿全然不懂，一概托了王孝廉，替他代作主人。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，王孝廉面西，方必开面东，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。一时酒罢三巡，菜上五进。王乡绅叔侄两个讲

到今年那省主考，放的某人，中出来的闹墨，一定是清真雅正，出色当行。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，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，未曾出榜之前，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足见文章有价，名下无虚。两人讲到得意之际，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。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做过一任监察御史。后因年老告病回家，就在本县书院掌教。现在满桌的人，除王孝廉外，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。赵温虽说新中举，无奈他是少年新进，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。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，到了此时，都变成锯了嘴的葫芦，只有执壶斟酒、举箸让菜，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，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。王乡绅饮至半酣，文思泉涌，议论风生，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：『老侄，你估量这制艺一道，还有多少年的气运？』王孝廉一听这话，心中不解，一句也答不上来。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，也不往嘴里送，只是睁着两只眼睛望着王乡绅。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，说道：『这事说起来话长。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，单就我们这陕西而论，一位路润生先生，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。前头人阁拜相的阎老先生，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，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，到后来才有这么大的经济？』一面说，一手指着赵家祖孙，口内又说道：『就以区区而论，记得那一年我才十七岁，才学

着开笔做文章，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。这位史老先生，虽说是个老贡生，下个十三场没有中举，一部《仁在堂文稿》，他却

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。我还记得，我一开手，他叫我读的就是《制艺引全》，是引人入门的法子，一天只教我读半篇。因我记性不好，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下来，用浆子糊在桌上，叫我低着头想。偏偏念死念不熟，为这上头，也不知挨了多少打，罚了多少跪，到如今才挣得两榜进士。唉！虽然吃了多少苦，也还不算冤枉。」王孝廉接口道：「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，叫做『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』别的不讲，单是方才这几句话，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阅历，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。」王乡绅一听此言，不禁眉飞色舞，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，说道：「对了！老侄你能够说出这句话来，你的文章也有着实有工夫了。现在我虽不求仕进，你也无意功名。你在乡下授徒，我在城中掌教，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，替皇上家培养人才。这里头消长盈虚，关系甚重。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轻，这个重担，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。将来维持世运，历劫不磨。赵世兄他目前虽说

是新中举，总是我们斯文一派。将来昌明圣教，继往开来，舍我其谁！当仁不让，小子勉乎哉！小子勉乎哉！」说到这里，不觉闭着眼睛，颠头播脑起来。赵温听了此言，不禁肃然起敬。他爷爷同方必开，起先尚懂得一二，知道他们讲得无非文

章。后来王乡绅满口掉文，又做出许多痴像，笑又不敢笑，说又没得说。

正在疑惑之际，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，吵闹起来。仔细一问，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。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，赵温的爹爹开消他三个铜钱的脚钱，他在那里嫌少，争着要添。赵温的爹爹说：「你主人只送了二分银子，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。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，已经是格外的了。」二爷说脚钱不添，大远的奔了来，饭总要吃一碗。赵温的爹爹不给他吃，他吵着一定要吃，自己又跑到厨门抢面吃，厨子不答应，因此争吵起来。一直闹到堂屋里，王乡绅站起来骂：「王八蛋！没有王法的东西！」当下还亏了王孝廉出来，做好做歹，自己掏腰摸出两个铜钱，给他买烧饼吃，方才无话。坐定之后，王乡绅还在那里生气，嘴里说：「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门里，打这王八蛋子几百板子，戒戒他二次才好。」究竟赵老头儿是个心慈面软的人，听了这话，连忙替他求情说：「受了官刑的人，就是死了做了鬼，是一辈子不会超生的，这不毁了他吗？你老那里不阴功积德，回来教训他几句，戒戒他下回罢了。」王乡绅听了不作声。

方必开忽然想起赵老头儿的话，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的才情，就起身离座去找老三。叫唤了半天，前前后后，那里

有老三的影子？后来找到厨房里，才见老三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，在那里啃骨头。一见他老子来到，就拿油手往簇新的衣服上乱擦乱抹。他老子又恨儿子不长进，又是可惜衣服，急的眼睛里冒火。当下忍着气，不说别的，先拿过一条沾巾替儿子擦手，说要同他前面去见王乡绅。老三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，任凭他老子说得如何天花乱坠，他总是不肯去。他老子一时恨不过，狠狠的打了他一个耳刮子。他哇的一声哭了，大家忙过来劝住。他老子见是如此，也只好罢了。这里王乡绅又吃过几样菜，起身告辞。赵老头儿又托王孝廉，替他说孙子年纪小，不曾出过门，王府上可有使唤不着的管家请赏荐一位，好跟着孙子明年上京会试。王乡绅也应允了，方才大家送出大门，上车而去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

话说赵家中举开贺，一连忙了几天，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

传话下来，叫赵温即日赴省，填写亲供。当下爷儿三代，买了酒肉，请门斗饱餐一饭，又给了几百铜钱。门斗去后，赵温便踌躇这亲供如何填法。幸亏请教了老前辈王孝廉，一五一十的都教给他，赵温不胜之喜。他爷爷又向亲家方必开商量，要请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，随时可以请教。方必开一来迫于太亲翁之命，二来是他女儿大伯子中举的大事，还有什么不愿意么？随即满口应允。赵老头儿自是感激不尽。取过历本一看，十月十五，是个长行百事皆宜的黄道吉日，遂定在这天起身。因为自己牲口不够，又问方亲家借了两匹驴。几天头里，便是几门亲戚前来饯礼送行，赵温一概领受。

闲话少叙，转眼之间已到十四。他爷爷他爹爹忙了一天，到得晚上，这一夜更不曾睡觉，替他弄这样，弄那样，忙了个六神不安。十五大早，赵温起来，洗过脸，吃饱了肚皮，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。少停一刻，方必开同了王孝廉也踱过来。赵温便向他爷爷、爹爹磕头告行。赵老头儿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个揖，托他照料孙子。王孝廉赶忙还礼不迭。等到行完了礼，一同送出大门，骑上牲口，顺着大路，便向城中进发。

原来几天头里王乡绅有信下来，说赵世兄如若上省填亲供，可便道来城，在舍下盘桓几日。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走了半天，一直进城，投奔石牌楼而来。王孝廉是熟门熟路，管门

的一向认得，立时请进，并不阻挡。赵温却是头一次，幸亏他素来细心，下驴之后，便留心观看。只见门前粉白照墙一座，当日写着「鸿禧」两个大字。东西两根旗杆。大门左右，水磨八字砖墙。两扇黑漆大门，铜环擦得雪亮。门外挂着一块「劝募秦晋赈捐分局」的招牌，两面两扇虎头牌，写着「局务重地，闲人免进」八个大字。还有两根半红半黑的棍子挂在牌上。大门之内，便是六扇蓝漆屏门，上面悬着一块红底子金字的匾，写着「进士第」三个字。两边贴着多少新科举人的报条，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，算来却都是同年。两边墙上，还挂着几顶帽子，两条皮鞭子。门上的人因为他是王孝廉同来的人，也就让他进去。转过屏门便是穿堂，上面也有三间大厅，却无桌椅台凳。两面靠墙，横七竖八摆着几幅衔牌，甚么「丙子科举人」、「庚辰科进士」、「赐进士出身」、「钦点主政」、「江西道监察御史」。赵温心中明白，这些都是王乡绅自家的官衔。另外还摆着半新半旧的两顶轿子。又转过一重屏门，方是一个大院子，上面五间大厅。其时已是十月，正中挂着大红洋布的板门帘。前回跟着王乡绅下乡，王孝廉给他两个铜钱买烧饼吃的那个二爷，正在廊檐底下，提着一把溺壶走来，一见他来，连忙站住。亏他不忘前情，迎上来朝着王孝廉打了一个千，问他几时来的。王孝廉回说才到。那二爷瞧瞧赵温，也像

认得，却是不理他，一面说话，一面让屋里坐，赵温也跟了进去。原来居中有三间统厅，两头两个房间。上头也悬着一块匾，是「崇耻堂」三个字，下面落的是汪鸣銓的款。赵温念过墨卷，晓得这汪鸣銓，就是那做《能自疆斋文稿》的柳门先生。他本是一代文宗，不觉肃然起敬。当中悬着一副御笔，写得「龙虎」两字，却是石刻朱拓的。两边一幅对子，是阎丹初阎老先生款的。天然几上一个古鼎、一个瓶、一面镜子，居中一张方桌，两旁八张椅子，四个茶几。上面梁上还有几个像神像龕子的东西，红漆描金，甚是好。赵温不认得是什么东西，悄悄请教老前辈。王孝廉对他说：「这是盛造封轴子的。」赵温还不晓得什么叫「诰命」，正想追问，里头王乡绅拖着一双鞋，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，已经出来了。王孝廉忙上前请了一个安，王乡绅把他一扶。跟手赵温已经爬在地下了，王乡绅忙过来呵下腰去扶他，嘴里虽说「还礼」，两条腿却没有动。等到赵温起来，他才还了一个揖，分宾坐下。赵温坐的是东面一排第二张椅子，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张椅子，王乡绅就在西面第三张上坐了相陪。王乡绅先开口问赵温的爷爷、爹爹的好。谁知他到了此时，不但他爷爷临走嘱咐他到城之后，见了王乡绅替他问好的话一句说不上来，连听了王乡绅的话，也不知如何回答。面孔涨得通红，嘴里吱吱了半天，才回了个「好」字。

王乡绅见他如此，也就不同他再说别的了，只和王孝廉说来几句。言谈之间，王乡绅提起有个舍亲，姓钱，号叫伯芳，是内人第二个胞兄，在江西做过一任典史。那年新抚台到任，不上三个月，不知怎样就把他挂误了。却不料他官虽然只做一任，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。你们一进城，看见那一片新房子，就是他的住宅。做官不论大小，总要想像他这样，这官才不算白做。现在他已经托了人，替他谋干了一个开复。一过年，也想到京里走走，看有什么路子弄封把八行，还是出来做他的典史。王孝廉道：『既然有路子，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？倒底是正印。』王乡绅道：『何尝不是如此，我也劝他几次，无奈我们这内兄，他却另有一个见解。他说州县虽是亲民之官，究竟体制要尊贵些，有些事情，自己插不得身，下不得手，自己不便，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。多一个经手，就多一个扣头，一层一层剥削了去，到得本官就有限了。所以反不及他做这典史的，倒可以事事躬亲，实事求是。老侄，你想他这话是一点不错的呢。这人做官倒着实有点才干的，的确确是位理财好手。』王孝廉道：『俗话说的好，千里为官只为财。』王乡绅道：『正是这话。现在我想，明年赵世兄上京会试，倒可叫他跟着我们内兄一路前去。诸事托他招呼招呼，他却是很在行的。』王孝廉道：『这是最好的了，还有什么说得。』

当下王孝廉见王乡绅眼睛不睬赵温，瞧他坐在那里没得意思，就把这话告诉他一遍。赵温除了说『好』之外，亦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。王孝廉又替他问：『钱老伯府上，应该过去请安？』王乡绅道：『今天他下乡收租去了，我替你们说好，明年再见罢。』当下留他两人晚饭，就在大厅西首一间住了一夜。次日一早起身，往省城而去。于是晓行夜宿，在路非止一日。已经到了省城，找着下处，安顿行李。

且说赵温虽然中了举，世路上一切应酬却未谙练。前年小考，以及今年考取遗才，学台大人虽说见过两回，一直是一个坐着点名，一个提篮按卷，却是没有交谈过。这番中了举人，前来叩见，少不得总要攀谈两句。他平时见了稍些阔点人，已经坐立不安，语无伦次，何况学台大人，钦差体制是何等威严，未曾见面已经吓昏的了。亏得王孝廉遇事招呼，随时指教，凡他所想不到的，都替他想到。头一天晚上，教他怎样磕头，怎样回话，赛如春秋二季明伦堂上演礼一般，好容易把他教会。又亏得赵温质地聪明，自己又操演了一夜。顶到天明，居然把一应礼节牢记在心。少停，王孝廉睡醒，赵温忙即催他起来洗脸，自己换了袍套，手里捏着手本。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钱的钱票，送给学台大人做贽见。另外带了些钱，做一应使费。到了辕门，找到巡捕老爷。赵温朝他作了一个揖，拿手

本交给，求他到大人跟前代回，另外又送了这巡捕一吊钱的门包。巡捕嫌少，讲来讲去，又加了二百钱，方才去回。等了一会子，巡捕出来，说：『大人今天不见客。』问他亲供填了没有。赵温听说大人不见，如同一块石头落地，把心放下，赶忙到承差屋里，将亲供恭恭敬敬的填好，交代明白。一应使费，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点停当。赵温到此，不过化上几个喜钱，没有别的噜苏。当下事毕回寓，整顿行装，两人一直回乡。王孝廉又教给他写殿试策、白折子，预备来年会试不提。

正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已到新年。赵温一家门便忙着料理上京会试的事情。一日饭后，人报王乡绅处有人下书。赵温拆开看时，前半篇无非新年吉祥话头。又说『舍亲处已经说定结伴同行，两得裨益。旧仆贺根相随多年，人甚可靠，于北道情形亦颇熟悉，望即录用』云云。赵温知道，便是托王乡绅所荐的那位管家了。只见贺根头上戴一顶红帽子，身穿一件蓝羽缎棉袍，外加青缎马褂，脚下还登着一双粉底乌靴。见了赵温，请了一个安，嘴里说了声『谢少爷赏饭吃。』又说『家主人请少爷的安。』赵温因他如此打扮，乡下从未见过，不觉心中呆了半天，不知拿什么话回答他。方好幸亏贺根知窍，看见少爷说不出话，便求少爷带着到上头，见见老太爷，请请安。赵温只得同他进去，先见他爷爷。见过之后，他爷爷

说：『这个人是你王公公荐来的，僧来看佛面，不可轻慢于他。』就留他在书房里坐。等到吃饭的时候，他爷爷一定又要从锅里另外盛出一碗饭，两样菜，给贺根吃。一应大小事务，都不要他动手。后来还是王孝廉来看见，就说：『现在这贺二爷既然是府上的管家，不必同他客气，事情都要叫他经手。等他做熟之后，好跟世兄起身。』赵家听得如此，才渐渐地差他做事。

到了十八这一天，便是择定长行的吉日。一切送行辞行的虚文，不用细述。这日仍请王孝廉伴送到城，此番因与钱典史同行，所以一赴径奔他家，安顿了行李，同到王府请安，见面之后，留吃夜饭，台上面只有他郎舅叔侄三个人，说着话，赵温依然插不上嘴。饭罢，临行之时，王乡绅朝他拱拱手，说了声『耳听好音』。又朝他大舅子作了个揖，说：『恕我明天不来送行。到京住在那里，早早给我知道。』又同王孝廉说了声『我们再会罢』，方才进去。三人一同回到钱家住了一夜。次日，钱、赵二人一同起身，王孝廉直等送过二人之后，方才下乡。

话分两头。单说钱典史一向是省俭惯的，晓得贺根是他妹丈所荐，他便不带管家，一路呼唤贺根做事。过了两天，不免忘其所以，渐渐的摆出舅老爹款来，背地里不知被贺根咒骂了几顿。幸亏赵温初次为人，毫无理会。况兼这钱典史是势

利场中历练地来的，今见赵温是个新贵，前程未可限量，虽然有些事情欺他是乡下人，暗里赚他钱用，然而面子上总是做得十二分要好。又打听得赵温的座师吴翰林，新近开了坊，升了右春坊右赞善。京官的作用不比寻常，他一心便想巴结到这条路。有天落了店，吃完了饭，叫贺根替他把铺盖打开，点上烟灯。其时赵温正拿着一本《新科闹墨》，在外间灯下揣摩。钱典史便说堂屋里风大，不如到烟铺上躺着念的好。赵温果然听话，便捧了文章进来，在烟铺空的一边躺下，嘴里仍然念念个不下。钱典史却不便阻他，自己呼了几口烟，又吃些水果、干点心之类。又拿起茶壶，就着壶嘴抽上两口。把壶放下，顺手拎过一支紫铜水烟袋，坐在床沿上吃水烟，一个吃个不了。

后来钱典史被他噪聒的实在不耐烦，便借着贺根来出气。先说他偷懒不肯做事，后来又说他今天在路上卖馒头，四个钱一个，他硬要五个半钱一个。十二个馒头，便赚了十八个钱，真是混帐东西。头里贺根听见钱舅老爷说他偷懒，已经满肚皮不愿意。后来又说他赚钱，又骂他混帐，他却忍不住了，顿时嘴里叽哩咕噜起来，什么「赚了钱买棺材，装你老爷」，还说「什么混帐东西，是咱大舅子」。钱典史不听则已，听了时立刻无明火三丈高，放下水烟袋，提起支烟枪，就赶过来打。贺根也不是好缠的，看见他要打，便把脑袋向钱典史怀内一顶，

说：「你打！你打！不打是咱大舅子。」钱典史见他如此，倒也动手不得，嘴里吆喝：「好个撒野东西。回来写信给你老爷，他荐的好人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。」贺根正待回话，幸亏得店家听见里头闹得不像样，进来好劝歹劝，才把贺根拉开。这里钱典史还在那里气得发抖。

当他二人闹时，赵温想上来劝，但不知怎样劝的好，后来见店家把贺根拉开，他又呆了半天，才说了一声：「天也不早了，钱老伯也好困觉了。」钱典史听了这话，便正言厉色的对他说道：「世兄用到这样管家，你做主人的总要有主人的威势才好。像你这样好说话，一个管家治不下，让他动不动得罪各人，将来怎样做官管黎民呢？」赵温明晓得，这场没趣是钱典史自己找的。无奈他秉性柔弱，一句也回答不上，只好索性让他说，自己呆呆的听着。钱典史又道：「想我从前在江南做官的时候，衙门虽小，上下也有三五个管家。还有书办、差役，都要我一个人去治伏他们。一个不当心，就被他们赚了去。像你一个底下人都治不服，那还了得？」赵温道：「为着他王公公荐的人，爷爷嘱咐过，要同他客气点，所以有些事情都让他些。」钱典史哈哈冷笑道：「你将来要把他让成功谋反叛逆，才不让他呢。这种东西，叫我一天至少骂他一百顿，还要同他客气，真是奇谈。」赵温道：「既然老伯如此，我明天管他就是

了。『钱典史道：『我并不是要叫你管他，我是告诉你做官的法子。』赵温心下疑惑道：『这与做官有什么相干？』又不便驳他，只好拉长着耳朵来听他讲。钱典史又说道：『齐家而后治国，治国而后平天下。这两句话，你们读书人是应该知道的。一个管家治不服，怎好算得齐家？不能齐家，就不能治国。试问皇上家要你这官做什么用呢？你也可以不必上京会试赶功名了。就如我从前虽然做个一任典史，倒着实替皇家出了力。不要说衙门里的人都受我节制，就是那些四乡八镇的地保、乡约、图正、董事，那一个敢欺我。』

赵温虽然是乡下人，也晓得典史比知县小。听他说得高兴，有意打趣他。便问道：『请教老伯，典史的官，比知县大还是小？』钱典史欺他是外行，便道：『一般大。他管得到的地方，我都管得到。论起来，这一县之主还要算是我呢。有起事来，我同他客气，让他坐在当中，所以都称他正堂。我坐的是下首主位，所以都称我右堂。其实是一样的，不分什么大小。』赵温道：『典史总要比知府小些。』钱典史道：『他在府城里，我在县城里，我管不着他，他管不着我。赵世兄，你不要看轻了这典史，比别的官却难做。等到做顺了手，那时候给你状元，你还不要呢。我这句话，并不是瞧不起状元。常常听见人说，翰林院里的人，都是清贵之品。将来放了外任，不是主考，

就是学政，自然有那些手底下的官儿，前来孝敬，自己用不着为难。然而隔着一层，到底不大顺手。何如我们做典史的，既不比做州县的，每逢出门，定要开锣喝道，叫人家认得他是官，我们便衣就可上街，什么烟馆里、窑子里、赌场上都可去得。认得咱的，这一县之内都是咱的子民，谁敢不来奉承；不认得的，无事便罢，等到有起事情来，咱亦还他一个铁面无私。不上两年，还有谁不认得咱的？一年之内，我一个生日，我们贱内一个生日，这两个生日是刻板要做的。下来老太爷生日，老太太生日，少爷做亲，姑娘出门，一年上总算有好几回。』赵温道：『我听见王大哥讲过，老伯还没养世兄，怎么倒做起亲来呢？』钱典史道：『你原来未入仕途，却也难怪你不知道。大凡像我们做典史的，全靠着做生日、办喜事弄两个钱。一桩事情，收一回份子。一年上有五、六桩事情，就受五六回份子了。一回受上几百吊，通扯起来就有好两千，真真大处不可少算。不要说我连着儿子、闺女都没有，就是先父、老母，我做官的时候都已去世多年。不过托名头说在原籍，不在任上，打人家个把式罢了。这些钱都是面子上的受了，也不罪过。还有那不在面子上的，只要事在人为，却是一言难尽。我这番出山，也不想别的好处，只要早些选了出来。到了任，随你什么苦缺，只要有本事，总可以生发的。』说到这里，忽听窗外有人言道：